花浦集 三

花浦先生朝天航海録卷之二

天啓五年乙丑春王正月初一日庚戌晴四更量偕冬至使一行詣五鳳樓前叅行賀正禮　天子御皇極門受朝賀儀節一與冬至但大計年也十三省皆来覲丁東劒佩之聲洋溢内外庭矣朝退出東長安門通衢大陌翠黛紅粧絡繹不絶盖以歲時相賀也是夕秦仁男還自良鄉

初二日辛亥晴早朝使小甲等聞見于内閣及禮部則詔使差出漠然不知復招張國禄再三詰問國禄笑曰以吾言為真不吾賞也以吾言為偽不吾罪也

何必似似然徵作虛語公若不信俺當謄 聖旨本
文來快泮起實文語曰苟如此他小甲等胡不曉得
國祿答曰 皇朝例於獻歲發春前後三四日百司
廢坐印信不開故時未下閣部而王胡兩太監非但
親昵於魏太監最寵於 皇上故特以内旨差出彼
小甲爲得易曉夕國祿謄示 聖旨本文明白無疑
始草狀啓
初三日壬子晴曉頭泰仁男賫持狀啓還歸內靈臺
奏有星大如甕色赤光明燭地自東而西
初四日癸丑晴早朝閣部下吏及牌子小甲等以賫

典重事告成有磨踵接自朝見星刻求銀錢一則曰
容錢二則曰喜錢容者先容圖事之云也喜者報喜
竣事之云也蓋以大事垂成經用已竭以來求容錢
者輒作明文立信約以完事爲期故爭持契券交手
相符而巧婦不能辦無米之炊良倫不能鼓無絃之
曲千籌萬計不獲已括出負役行橐僅收一千餘兩
眞所謂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者也上年奏請使
貸用負役之銀多至累千而該曹以國儲蕩盡不即
還償故負役等抵死不肯出多有怨言百端開諭後
乃出

初五日甲寅晴閣部下人逐日來至館中鬨有同市肆東指齊唇求索不止今日費百金明日費千金起視門外部吏又至矣一行頓橐更無可辦依上年例移閱冬至使責應則以為平安方伯及管餉使人參為貿銀寓商多在這裡是亦朝廷經用也挹彼注此事甚便宜於是取給焉

初六日乙卯晴提督坐堂始開印職等進謝其助成縟禮因致禮單則提督大喜即受禮單遜謝而令免禮曰恐勞使臣

初七日丙辰陰夕小雪是日即人日也陰沴之作可

占不祥相入張前川自蜀新入京師自稱冕服其術頗精上副使給銀請来

初八日丁巳晴早朝冬至使書目来収銀事也群議邀玄日中不決云會同館副使郭忠送呈饌榼户科左給事中沈應時上本曰上供玉食朝廟饗祀猶艱導朋綸嚴考覈以勵激勸以飭庖政云

初九日戊午陰早朝禮部尚書来求人參収合一行菫得七斤以送毛摠兵揭帖欲存宗社莫如亮急封朝鮮朝鮮本禮義忠順之邦原非有挾以邀封藉冊封一日不完則即東事一日未了東事一日未了則

三韓之局何時得結職屢爲朝鮮請冊封不聞大臣
到朝鮮職惟恐其趙宋特議論未定賊兵已渡河云
其於縟禮之成毛將之功亦多矣
初十日己未晴縟禮既成之後尚書初坐堂也職等
往禮部謝參事因賀新尤請面謁躬往尚書使下吏
傳言免耳
十一日庚申晴冬至使軍官安士龍來納人參六十
九斤文書房傳宣 聖旨曰駕至幄次何人嗽嘆大
非法紀着糾義御史查參來說提督坐堂午後金可
又邀往馬場行酒而歸

十二日辛酉晴要索喜錢者暫上 天子以為慶陵
告成賞省功倍魏忠賢仰體孝思倡率捐助獨多以
致功成不日深可尚俱着查例優叙用彰激勸以完
大典該部知道
十三日壬戌晴提督坐堂答館夫等而去未曉其故
也早朝以焰硝事呈文于兵部未蒙批下是日 天
子始開經筵
十四日癸亥晴早朝提督下館中朝自古以正月十
五日為元宵燈夕城裡大小人徹夜遊街放花砲士
女雜沓簫鼓闐咽云而 天子下旨傳示五城嚴禁

民間不許舉放花砲流星并擊鼓踴躍有違玩不遵的首即拏究冬至使以生辰設酌來速

十五日甲子晴民間不得放花砲觀燈太平氣像蕭索矣自初二日至當日百官具公服朝叅山東道御史宋禎漢上本曰蠢爾安酋敢發連合奢酋蹂躪我土地誘擄我撫臣誠從來所未有之逆王法所不貸之賊聲罪致討奚容更緩云

十六日乙丑晴東厰一本緝訪事　帝宣旨曰魏忠賢勞績久著原蔭弟姪加升一級仍賜勑奬勵以示優賚銀二十兩綵段二表裡羊酒及新鈔三千貫齎

聞前後朝臣以鯁直去者相繼而瓢奴而僇辱之至於大臣韓爌朱國禎之告歸亦未聞一言之挽留彼忠賢以一閹竪愚弄君父箝制朝廷忠諫者謀斥之異己者陰中之指鹿奸狀不一而足則抑其勞績有何可稱庇麻旁姪恩榮稠疊此所謂譸獘蘭之荊棘養斷物之蟲蠹吁可惜哉

十七日丙寅請雲南巡撫閔洪學上本曰新野夷賊之兇獰人世所罕見巢窟之險惡寰中所未有恃旁負固屢剿不悛攻州劫縣全無忌憚迨我兵大集尚據險抗逆若天生化外另一世界云云後提督老吏

朱姓人來言 天子出帑銀三千兩賜王胡兩人曰
往來盤纏齎此足矣前往朝鮮愼勿多帶銀隨衆丁
且毋或要索銀參如有方命則當繩以重律不饒給
王胡二人朶頤我國物貨謀塡溝壑極力圖差而及
聞 天語丁寧教旨嚴切回有悔恨之心云
十八日丁卯晴館夫牌子等聚首相語搤腕相嘆惜
而問其故乃楊漣左光斗事也職仍問曰日者二公
陳疏人謂斯何館夫等齊聲曰二公忠直三尺童子
猶服况稍有知識者哉適者廷議漸乖將置重法必
至殺而後已故方屬錦衣衛拏究耳職驚詰曰 聖

天子不能燭其忠赤乎荅曰見是魏家政事 天子
何知焉仍咄咄不止
十九日戊辰風朝小甲徐繼仁王有德等持小紙來
示乃至胡两太監公務事也天啓四年十二月二十
九日該部冊封朝鮮奉 聖旨欽此欽遵外所有先
經題請誥勑冠服紵絲等件理合移文貴部轉行各
該衙門撰造完畢齎送本監以便陛辭起行庶公務
有濟而封典不致稽遲矣爲此合用手本前去貴部
煩爲查照備行該司速爲催給施行須至手本者云
二十日己巳晴而風詔使差出已久辭朝日期且迫

負役多寡行李節次迫不聞知許令通官等依例進候于衙門下事呈文于提督前則尚書以爲今番詔使非外間士大夫之比長在內監外國之人不敢相干令小甲探聽行事說與陪臣云

二十一日庚午晴而風 天子命王敏政順賫毛督府欽賞 帝曾詔兵部運送餉銀五十萬兩于毛督府軍中而兵部中間剋減累萬兩人言傳播魏忠賢另差人行査于毛營時未還來云

二十二日辛未晴提督坐堂光祿寺送下程禮部擇吉本月二十六日進宴朝鮮陪臣奉 聖旨省尚書

林蒞俞待朝儀兵科右給事中董承業上本曰東南之水旱方殷西北之盜賊肆起粵東鼓譟屢及于執法之巡方陜西逆民再踵于長興之故事閩海之紅夷甫靖二東之妖寇方平東之遼南之滇一日未奠則所需于中國之物力又日急一日也

二十三日壬申戴陰戴陽終日以風禮科章允儒一本會舉屆期事奉　聖旨方今仕途壅滯會試中式舉人限三百名云登業巡撫武之望上疏言額餉屢催不至飢兵枵腹可虞恳勅山東撫按就近督催以救燃眉以濟隱憂事

二十四日癸酉朝陰晩晴禮部左侍郎董其昌轉拜南禮部尚書河南巡按楊芳盛請垂念先儒將程佳璞程佳祚准照博士職銜以繼明道伊川俾奉俎豆香火則廣兩賢之祀與有光而一代之文治增重云

二十五日甲戌風霾大作天地晦冥主客司缺郎中推本府貞外周鏘升補吏部請表章死難貴州安順府推官徐朝綱贈蔭

二十六日乙亥晴　天子賜宴于會同館尚書林堯俞奉旨押宴尚書率陪臣北向四拜謝恩執爵而跪酹酒于地然後始就宴所揖讓之禮頗極温恭曰招

譯官傳語慰之曰跨海遠來守凍空館良苦良苦歸心雖切公務有限遠涉鯨濤必待風和幸勿以遲滯為訝云款款之意溢於言表而且以燕席饌品不甚豐潔召精膳司郎中責之

二十七日丙子晴 天子欽賜下程早朝與副使俱詣闕下謝恩宴兵科給事中李魯生上本曰書院借名號為分門立户之具假講聚為引類呼朋之資請自今改為忠臣祠大昭勸懲風示海內 帝可其奏

二十八日丁丑晴偕上副使往國子監行謁聖禮冬至使與書狀官亦尾來素王與十哲諸賢位次無異

我邦薦位板無櫝露坐起塵蒼然渾無欽敬之道而
講堂齋舍塞閒空虛聞于小甲等則遷來尤甚云嗚
呼象教異端爲祟而然耶戰自渡海以來繇登抵京
二千里間梵宇僧舍還地相望金軀繡佛照耀城市
至於帝里深邃近密之處緇髡雜糅寺刹蟠聯人皆
送溺左道世爭諂事非鬼下及公卿輔相而無不盡
然遂使聖路長堙廟皃虛設可勝嘆哉歸路過業市
欲謁文丞相廟則小甲徐繼仁百般搪塞守者將欲
開門而旋閉拒之恚憤奈何是夕雨雪暫下
二十九日戊寅陰風至午後晴朗提督下票文許往

天壇天壇在正陽門外南郊十里許奇香異卉羅樹拉左右前後柴壇齋室在其中碧玉為甎白珉為闌淨拭如凝氷儼不可狎踐壇北百步許有曰皇穹宇著蒼球作瓦水精編簾形圓象天內作兩龕北設玉皇帝位南面東設 太祖位西面境落幽閒清瑩不可具狀真非下界曾所覩也壇之西門外有道觀不甲等為一行設香于元始天尊之位祈禱談茭獲吉仍設素饌饗之觀覽旣遊而還

三十日己卯晴歸德府鎮南有楊老人集妖賊又有楊恒者糾合山東白蓮餘黨自號義侠或稱靖王又

有八天教主者潛布在潁州碭山且黃臨寰妖言惑
衆謀同潁州人苗短子在豐縣起兵李仲峯自號小
主僭爲懿德元年異稱有布以別其衆强半於山東
兖泗鄆滕之間其中黃色羅者織言大罵不遜之語
難以備陳云
二月初一日庚辰晴禮部覆題衍聖公孔胤植誥命
奉旨准照例給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喬應甲參吏
部尚書趙南星年老昏蔽爲群小所欺誤用李三才
左光斗葉向高汪文言魏大中袁化中黃正賓陳于
廷楊漣高攀龍鄒維璉謝應祥曹于汴魏應嘉等遂

敢專權亂政眩惑天聰云彼應甲何物甘為邪鬼鷹
犬肆其毒手於正人如是乎
初二日辛巳晴縛禮已完譯官黃謂於年利無意發
行拏致黃孝誠拷訊限以十一日啓程太常寺擇卜
二月初八日祭先師孔子廟 天子遣太學士魏廣
微行禮晡時冬至使邀與湯文行酒于馬踼
初三日壬午晴而甚風拏完黃孝誠等督呈事完通
狀于通政司貴州巡撫蔡復一上本曰各兵作亂持刀
破城門喊吶挺鎗圍刦土官楊應瑞于蕃等家搶掠
一空兇悍殊甚云

初四日癸未晴順義王下朶顏泰寧福餘三衛夷人蕃漢等八十九員稱進貢到京當日入會同北館兇獷醜惡之狀不忍正視腥羶臭穢之氣聞可嘔殺矣

初五日甲申晴 天子下旨曰朕覽各省試錄湖廣山東江西福建等省策問內措語粗狂任情恣肆誣毀朝政譏刺朕躬逞詭隱之詞是非任其顛倒縱雖責之口謹纖悉有顧忌皆因彼時大臣招權納賄主持于中故各省考官順志古風附會于外朕思遠疆未復黔省靡寧正君臣勵精求治之時亦士子攄忠吐衷之日舍宗致而非徇徒爲黨之是悅懷作人之

盛典失祖宗之義意好生可恨難以姑宥付考官方
逢年等八人都着降三級調外任用舉人謝錫賢等
六人革去衣巾罰住三科聊存解網之仁用作維新
之路故諭大學士顧象謙等連章申救 帝竟不聽
初六日乙酉晴詣朝呈文于禮部請免筵宴尚書郎
准具題小甲徐繼仁等與堂吏謀增館中負役名數
潛圖冒領欽賞為郎中周鏘所摘發呈文于尚書曰
照得小甲徐繼仁父占衙門每赴朝鮮館包攬使費
將從人俱充官職名色冒領欽賞法應懲革依俟堂
裁云云而徐繼仁納賄行媚鏘不果行

初七日丙戌雨貴州賊奢社輝攻殺巡撫王三善初
社輝遣兵百道攻城及援以三善首来社輝發銀賞
上仍沉吟曰殺了王軍門意憐之
初八日丁亥朝雨乍收春氣忽生小梔放蕚細柳舒
緑客裡光陰奄届二月思親一念覽物益增東望白
雲掩淚躊躇而已大理寺添注右寺丞徐大化一本
驕謗同朝互結邪黨使天下之事皆出楊左二人之
手以爲富貴功名之地云云等語奉 聖旨楊漣左
光斗全是欺君植黨盤據要津招權納賄共尤竢汪
文言徇情人才摧折已久何能祥王永光朱一桂陸

卿榮王伉秦聚奎汪慶伯徐錫先郭鞏劉廷宣郎輔
忠姚宗文范得志俱以原官起用赴任舉人童學賢
既無關節准令再會試其餘奸黨已有旨了結不深
究該衙門知道

初九日戊子晴牌子等折小桃一枝將示于一行以
報春信而譯官等苦止之曰御史時方督行若見此
必驚節序已晚尤用嚴急云譯官用心極為悖戾可
嘆遼薊總督吳用先上本曰職行見兵丁鵠形骨立
凄淡堪憐問之則云餉不濟而人飢料不支而馬死
及入關城賣弓矢而市衣裳者兵丁也

初十日己丑晴廣西道御史刘廷佐上本恳乞考官方進年等八人姑薄示懲創舉人謝錫賢等六人罪尤可原并免罰科闈懸旌設鐸之道立工誦箴之規 天子竟不首

十一日庚寅晴自大事已完之後逐日督行且詔使發程已卜三月六日譯官輩泥於私貨㝵然不動捽致黄等誠朴仁厚等拷訊罪狀則上副使固止之不得已觧送裨將卞應賢有汎濫作弊之事鞭而若肉禮部接出 聖諭朕第七妹年已長成亦當婚配省禮部出牓曉諭在京順天等八府官負軍民人等有

乎年十五六許容貌齊整行止端莊父母有家教者
選擇之配合為婚
十二日辛卯晴光祿寺送下程提督李其紀與主客
司郎中周鏘會飲于廓然亭館夫等爭相謂之曰清
白學士對酌可觀蓋譏其貪墨敗官也盖館牌子劉
紳有殺兄之惡被刑部拿去館人相賀卒以賄免惜
乎中朝政亂何其甚歟
十三日壬辰晴與上副使偕冬至使詣廓然亭酒之
㺚子四頭突入饋之酒則無厭請益酒環視不去於
是招通事開諭捽去怒頗豕頷腥臊之氣人皆掩鼻

而過遼東巡撫喻安性搪報西虜刧掠大凌河地職
等統兵救護暫獲首級活禽牛彔一名件祿云者即
中國游擊官也
十四日癸巳晴遼東寧前兵備道僉事令丁憂袁崇
煥請給暇奔喪曰家有四喪亟許襄葬事念惟奔喪
爲守制不奔爲棄情制定於天安可以人亂情根於
性豈得以事移亂制拂情必無法之地與無人之野
而後可容矣將恐狗彘不食職餘言奏 天子怒曰
袁崇煥不以君命爲重違章瀆擾還着遵旨供職不
准給暇該部知道工部侍郎柳謹以爲内帑缺之至

尊華袞國母宮服對景難給酌議通融請以改織照
節儉供御用意需焉
十五日甲午乍陽乍陰到夜風作誥勅冠服及詔使
所帶頭目并探聽後送譯官姜進元打角柳贇與賞
狀啓還歸本國午後周宗望持饌盒來饋副以畫扇
十六日乙未雨登萊巡撫武之望以爲額餉屢催不
至飢兵將腹可虞請恩勅山東撫按就近催督以濟
燃眉以紓隱憂事書奏 天子下其議
十七日丙申晴小甲徐繼仁以明日領賞票帖來全
可久來訪酒手副使房泥醉而罷工部主事曹欽程

題曰臣隣師濟之中求其披肝瀝膽盡忠于 皇上
而骨鯁者僅有陳九疇李曾生張訥李蕃周昌晉李
恒茂梁夢環張惟一顧其仁等數臣而已此數臣者
攀大奸于炙手可熱之日而猶且邪黨尚多隱伏事
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周宗建作令贖聞及鑽入言
路薦庇多私引其黨流華禎以貪惏殘致參藩又欲
引吳煥爲接手至倡建私學于都城內尤屬不法張
愼言倚薦趙南星爲首功避差謀差任意鶴張同臺
安伸竟遭毒手先任曾縣侵盜庫銀三千兩恨后任
石三畏查 遂揑單劇處王官李應昇專爲東林護

黨排擠正人丞引高攀龍以四年前一典吏驟躋捴
憲遂秦與援欲攘北直提學黃尊素以汪文言儕晉臺
班即薦座師鄒維璉于趙南星破例得入吏部一時
搏擊善類以助高攀龍魏大中之虐焰此四臣者招
權納賄黨邪循私日無國憲都着革職為民追奪誥
命內閣宗建張慎言贜私狼籍行彼巡撫按官提問
追贜具奏不許庇護沈華禎吳煥俱降三級安伸仍
以原官起用吏部知道

十八日丁酉朝大霧職與副使偕詣闕下謹受欽賞
部吏引往于吏部朝房明窓淨几深邃可愛前有夫

池池南即太廟後苑池東有曰小南城城內飛樓別殿隱映於花柳間云是　天子游宴之所池北粉堞逶迤女墻睥睨其內即時御所去天纔尺五齊尋香氣自風可聞午後風雨作至

十九日戊戌晴同宗望來候因言㺚兵陷旅順口執守將張盤以故金州地方自此不復守矣先是朝廷以張盤爲叅將領兵三千扼守旅順口因築城將爲圖金復之計至是李永芳率萬餘騎猝至圍其城四日不拔乃解去全數三假㺚詐降誘出城外急擊盡殺之獲張盤以故時本年正月二十一日也

二十日己亥晴曉隨副使恭謝欽賞于闕下禮部右侍郎黃士俊以父喪去位是日辭朝着黑衣服禮畢用素精冒帶轎而已亦捧走卒玄衣外郎前呵後擁辟易而去無赫人威容夙聞中朝喪禮毀壞今果然矣

二十一日庚子晴天啓五年乙丑三月二十日冊使發行已卜　皇帝封　王誥文等件準成儀制曰天覆無私國制總包夫遐徧日臨有道皇仁宜覃於殊方遴明賢以立之君順輿情而申之命爾署朝鮮國事姓某諳某才堪荷重度是超群每思保釐以安遼幾欲枕戈而報國群情共戴世繫攸歸爰因王母之

睠情時念東方之維翰是用特封爾娃某諱某為朝
鮮國王爾其纘茲舊服攄乃新猷繼先烈以矢忠懷
永圖而慎德務航底貢無怠事上之恭掎角戒師彌
奮同仇之勇庶幾匪懈永孚于休欽哉封 王妃誥
文制曰作鎮東方已著宜君之慶蹝榮社闕式賁翟
闈之賢寵追有邦誼隆從爵爾署朝鮮國事娃某諱
某妻韓氏鍾英峻閫作配名賢恭有恪于湘蘩順乃
徽乎靜瑟新君繼統既符當璧之占淑媛流芬並迓
如綸之錫茲特封爾為朝鮮王妃於乎賢貽蘭閤儼
令度于河山德賛桐圭衍雄藩于帶礪有加懿範無

普休榮欽哉又下詔曰惟爾鮮國世著忠勤無曾纘
緒嗣服之初輒以紹封上請亦不敢專也念我　皇
祖曾冊封爾前國王李琿不意頃者以失德見棄爾
昭敬　王妃金氏具奏國情應以爾姪某諱某嗣立
行承大典用鎮東隅今特封爾朝鮮國王命出天朝
爰正位號爾爵爾土自茲有屬其該國大小臣民共
體朕愼重簡畀之意其務佐王修政飭備固圉遏奴
光弼朕撻伐之烈蠢予一人非有私於爾新王故茲
昭示咸使聞知復下勅諭曰皇帝勅諭署朝鮮國事
姪某諱某玆昭敬　王妃金氏奏爾叔李琿以不德

自絕於國臣民繫心倫序相應實在爾謀總兵官毛
文龍復為代請茲特遣司禮監管文書內官監太監
王敏政忠勇營副提督御馬監太監胡良輔齎詔示
爾國人封爾為朝鮮國王嗣主國事夫王爾除國亂
容通奴殭爾其丕振遠猷益恢先緒須綢繆於境內
襄撻伐於中朝并封爾妻韓氏為王妃特頒賜爾及
妃誥命冕服綵幣等件王其祗承無替朕命故諭仍
下諭于平遼總兵官毛文龍曰朕念遼土未平逆酋
鷙伏尚緩策勳特懷旰食惟賴爾文武大帥殫力竭
忠設奇制勝期靖夷氛用雪國恥匪頒懋賞何勵純

忠爾提孤軍往剿窮島偏將特出奇捷屢聞使進酋
狼顧未遂鴟張已三年矣惟爾之庸朕實嘉尚又思
各將士僇力行間暴露良苦朕曩於督師輔臣有錫
賚矣茲遣內臣司禮監官文書內官監太監王敏政
忠勇營副提督御馬監胡良輔賚持詔諭冕服冊封
姓某諱某爲朝鮮國王道經皮島特賜爾銀一百兩
大紅蟒衣一襲以示眷疇其從征將士擒斬功多忠
勤可念朕御前搜括銀四萬兩各様蟒衣膝襴段紵
一百二十匹畀爾以備賞功之需爾尚益矢壯猷彌
篤勝筭結繼屬國奬率三軍養我全鋒制奴死命使

封疆魁復節帶礪可盟朕不可食言爾其仰體欽哉
敕諭太常寺題請二十八日祭宋丞相文天祥遣順
天府堂上行禮祭太傅于謙恭請公姚廣孝俱遣本
司堂上官行禮
二十二日辛丑晴晨詣闕下辭朝將發行禮部尚書
以皇極殿開基在闕內未出故不得辭堂遂留欲呈
文跋去提督與館夫同心沮之疑負役輩謀沮行役
數科罪冬至使一行來別
二十三日壬寅終風且霾天地晦暝冬至使一行往
天壇書狀徑歸職等以辭朝累日不得發行竊致責

孝誠以下并决杖督發
二十四日癸卯陰雲劃劉徵兩廉纖職等往禮部告
辭稟受回咨仍使黃孝誠等准受兵部回咨則本部
以會試設場未罷故回咨尚未成去午後冬至使來
言詔使移文禮部使督陪臣之行曰陪臣何淹滯至
令云此必譯官董懽使臣催行壅閉不令聞也内靈
臺占二月十九日戊戌四更候得月犯掩氐宿其國
有憂軍在外將死一曰宮中有事大人女主居宿不
安刑政失天下兵飢一曰盜賊起將軍誅本虫左中
將誅一曰有陰謀大將死胥宋分去

二十五日甲辰晴早朝發行自玉河關出崇文門到昌義門門内有小私白六七人帶捍卒數十群荷杖當途叩馬挽車曰必賂銀參然後於行不然應有官責終不許出職等萬端哀乞曰陪臣萬里行齎五月留館王事僅完今始還國囊橐盡罄無奈賄何須特恕之百請不頷日漸西矣不獲已傾一行行資給之始許出門僅得達長店留宿

二十六日乙巳晴曉頭將發程騾子主等牽騾盡遯故留行兹盖譯官之詐謀也其在館也竣事日久只拘渠輩私貨百計沮行畢竟奸謀窮蹙情狀敗露然

後強頑隨行猶恐使臣疾馳遠去則任重難以致遠
險喉驛主中路散亂略無忌憚夙聞譯官之於天地
間別一怪種及使行出城之日輒相語曰當到京裏
好樣爲之云以今觀之允信惟我東方禮義事大二
百餘年歲至月聘玉帛相望而苟如此安能從來竣
事是必廢朝時妖腰亂領抓鼠進退兼騎苟合故此
輩習以爲常恣行胥臆誠可痛也是夕四川成都府
舉人蔡如蒽漢中鄉貢張鳳翻黃路清等同舍寄宿
接與語知爲以辛酉鄉貢赴今春二月初九日會試
者語音不相諳慣書字通情職書示曰俺在京裏聽

得二十八日放榜令胡桱歸答曰恐不能中故耳職
又書示曰僑曾未見大國科程之文令公所製勿惜
開視答曰都在亂草中不堪掛諸大人之眼何世情
之相類若是耶可笑如蕙復書曰燕蜀朝鮮俱是宇
宙列壤識無內外而今觀先生形貌端雅真可尚也
侍生如或早跪雲程小通玉陛容步則他日再覲不
難矣余答曰四海兄弟千載奇逢蜀如茂才之言異
時 帝城重對此夕之面庸非再世之緣於是作詩
贈行
二十七日丙午晴食後行過霈店歷良鄉縣中火實

店跨琉璃橋天都綰轂萬國祖宗卽涿州新橋宿涿州南關行一百里初更漢人自北京牽騾而至者言提督欲治騾子主竇興之罪明當拿去其實譯官欲止行之謀也翼明竇興牽騾北還餘黨作亂上使裨將金汝鍾大被落打毋猶為所嚙幾斷一行大驚擾亂良久乃定日晡始發行

二十八日丁亥晴晨發行中火新城縣南關騾子主一人追至更欲奪騾去於是令裨將李長坤等捽詰拿致將為下杖騾主哀乞主人亦懇止之舍焉武作金脈箇騾子又見失僅得到城地白溝古鎮止宿

二十九日戊申晴發行歷容城義勇館雄縣召伯講棗林鋪中火牟州即雄縣地也宿任丘縣路傍有數群兒相聚與謠問諸老翁則翁言謠於近日盛行仍書示云九九大定法清明節後開花當初只說龐生牙死在西江月下佛兒十方去胡人對對還家去曉其意可怪也已

三月初一日己酉晴而大風行塵雜沓人不得開目中火于河間中和店歷河間府議同上副使流憩于吾與尊擬遣客裹春懷比到知府以下多官齊會置酒故不果焉盖以清明節賞花也于時細柳舒綠芳

草如茵嫩蘂濃花媚李蓮村騷人墨客隨處行樂而
殘鞭蹇驟客味偏苦夕抵獻縣商客林劉芳家寄宿
初二日庚戌終風且霾行歷眯目苦不可言路遇金
泥報喜之人借見其榜山東人余煌居魁而其餘不暇
考歷東壽亭觀東陽勝槩維河朔麗覽滹沱上流即
今所謂八省通津兩京利涉矣中火富庄腰站獻縣
交河縣交界也宿阜城縣南關陸逵配家
初三日辛亥晴大風吹埃翳暗漫空中火景州渡衛
河宿德州南關陳叅家是日即上巳也細草陽坡游
男歌女弄柳暗花隨處可玩夕得一詩主人餉魚脩

酒
初四日壬子又大風吹淺塵路少行人中火德州卦
橋店楊春英家歷李子前封邑魯公舊治郎陵縣也宿
盤河店李進材家
初五日癸丑晴晨發東行過臨邑縣土城中火商河
店劉文燦家至濟陽縣西館王洪恩家留宿廚房參
及偕到飢餒困甚二更沽角黍於市療飢
初六日甲寅晴晨發濟陽渡大淸河東行三十里中
火張家林劉槐泉家李元亨朴仁厚副使禪將金忠
甲自北京追及于是店渡路江橋宿鄒平縣之關張

李瀋家多太僕卿張廷登子二人送門子請與相見曰前秋軺車見過到處留題遺書倦出郊外令好客草草而去追惜耿想目今梅花盛開衆芳媚春幸暫屈冠蓋惠投綺語再三懇請不得已諾之

初七日乙卯陰曉發徑投張家花園則時尚早公子李及至矣歸思甚忙不暇遍觀顧瞻超然洞一眉蒼然遶在雲樹間意思甚惘惘渡盜河至國縣舖蘇見章家中火午後細雨暫下至金嶺鎮張思禮家止宿

初八日丙辰晴至青州張孟口店趙弘興家中火到誼李店石應璿家止宿路傍有新造家舍高樓縹閣

經其社甃牆瓦陶壁良材美具不可殫記問諸主人
道是泰昌天啓登極詔使劉翰林鴻訓翁卜處而這
箇以朝鮮國銀叅後人耳目矣副使以登岸山落後
雨行午後小雨
初九日丁巳晴晨渡洰养河過營丘舊封堯溝放勳
橋言朝古壠中大昌樂縣西開劉守欒家歷安仁舊
治伯夷侍清逢萠言里宿濰縣北關李檉家
初十日戊午晴朝大霧渡白狼河大濰河維河下灘
水深舟行遲故由上淺灘而渡歷孔文舉晏嬰
仲故里寒亭古驛王彦方式化至王祿莊王苞貞家

中火渡新河宿新河店富姓家

十一日己未晴朝霧至沙河店張居士家中火到薊州西關入孫善繼花園穿城出東門尋來時主人劉良相家寄宿夜與主人語及嘉靖閣老毛紀事仍問其子孫有無則子孫極繁且賢有孫名引重者時爲錦衣衛指揮使秀才名錦爕者喜讀書能文章云

十二日庚申陰中火夆橋鋪上船沙工鄭德龍自登州來迎因言上船愼勿失火姜進元符持通報狀啓及格粮盡燒無遺而副船格軍一人李元亨奴一名病死去路遇驟雨馳入新城堡王道行家止宿

十三日辛酉雲陰細雨曉發不爲中火到此馬舖劉世寬家留宿有一秀才自稱呂佐武者來見職仍問日本路程及事情余佯怒曰日本與小邦飲骨之讐也交隣之道從古已絶焉知其路程事情秀才曰公何怒之深也默然而退夜大主人姜躍龍帶其兒來年十餘甚聰明能解文字贈以扇

十四日壬戌陰霾細雨自此馬舖發行中火淳于乾故里姜應全家僅得到登州譯官姜進元以失火留在不敀本國即拏致決罪各舡人來謁盤問諸事則皆無恙

十五日癸亥晴舡具未完留登州前秋備局所謂貿穀舡蔡仁男所往舡白牌舡各一隻時未回泊只餘三隻舡一行過海極可慮議與上副使姑留待之是夜雨有一人來言老酋之命者訊其由則去一自梗化之後天下皆於飛熱稍鮮卜數者恒筭其命之長短吉凶事之成敗遲速而其年月日時則已未壬申丙寅甲午也州人劉亨往椴島付狀啓

十六日甲子朝雨夕晴李府以迎候詔使發兵往濟南府海防道摠兵右都督楊肇基亦自皇城島章舟師來會楊肇基字太和沂州衛人往年以濟南中軍

擒兗州妖賊徐勝　天子嘉其功欽差鎮守山東提督各省兵馬平東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右都督爲人風神凝遠器宇宏深真男子也一日有行官來到龔基具甲冑郊謁樹舍泥膝執禮甚恭夙聞介冑之士不拜而龔基以一品大將屈節於一微官深可怪也夕劉亨來訪因問厥由則云中朝文武間體面極嚴故耳我國人高漢老者來謁自言本是延安府人壬辰東征時隨陳游擊入中原居南京十餘年游擊棄世後遂流寓于這裏因隷軍籍云其兄高漢金居住于延安府南新堂未知死生云

十七日乙丑晴職等晨詣軍門進謁謝曰年前蒙老爺護送得到京稟特揭書帖于大堂諸科俾小邦縛禮得完此無非老爺恩德再三稱謝畢仍以啟時坐舡鈌小呈文則撫臺辞以詔使一行所坐多至百艘故不准云旗鼓官方壯猷張斌才請與相見見於大客斌才臨清人少讀書中年為武進士故善賦詩以所著一通來寄韻格頗清茶語問艶稱我國文章吃吃不離口午後高漢老來饋生梨鷄子久登蓬萊閣祀聖母廟

十八日丙寅晴石城島守堡官械繫遼僧送軍門斬

之節受奴酋餉銀偵探虛實者也職等以行李之忙
請免宴軍門以爲是　皇上恩眷朝家大禮不可擅
廢去夕晴川居士吳大斌來訪大斌會稽山陰人也
詩篇流落于此年七十餘皓髮冊輔燁如神人請談
雅論爽人耳目貌如其心哀其窮搜行橐賙之
十九日丁卯晴鷄初鳴與上副使徃舡所祭天妃風
神龍王小聖訖曰祭故使臣右參贊柳澗參判朴彛
叙正言鄭應斗詣朝軍門送名帖請宴于演武場曰
使書吏許弘業持牌來牌文曰欽差巡撫登萊等處
地方備兵防海贊理征東軍務兼管粮餉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武為慰勞遠人以利攸往事照得朝鮮陪臣賫進表文事竣辭登回國除本院遣官吏待外所有跟從貨後合行賞賫為此牌仰本官照揆事理即將發去搞賞銀兩查照發給同來官役以慰勞遠之意本官回國之日仍報知 國王以見本院優異之典毋得違錯須至牌者右牌仰朝鮮國大陪臣准此

某年月日書吏許弘業承都察院意限本月二十日繳去午後赴宴饌品豐後禮數殊優情極繾綣可知待我國之道矣

二十日戊辰晴子夜往舡所行開洋祭于舡神文曰

筍無險隘焉得利涉百口安全其盛矣德緜登極京

克竣　王事深思前後罔非神賜復路回棹舊日廟

下洋洋儼儼如在上者盍恒厥德以永終始重念賤

价海隅孤蒙維家去國萬里中原光陰幾何葉脫花

繁高堂鶴髮朝暮倚門膝下稚兒喚爺多時彼此相

懸消息俱絕求諸神道豈遠人情憐我懷親鑑我微

誠護我舟行使我颿風一路滄溟旋泊舊封祗薦香

火菲薄不豐神乎顧享恕我躬躬

二十三日辛未早朝進天妃廟焚香島人云是日即

聖母誕辰故上使特舉祀事祈風祭罷微風自南張

帆向鼉礬嶼行未半洋風轉從東舡頭自回旋向珎
珠門食頃風轉從南舡頭又回鼉礬島乍南乍東風
勢不便洄沿無定微雨交洒舟大櫓小不得運動遂
下碇洋中二舡亦尾來對浮獨上舡多格軍穿櫓奮
入瘴霧中迷不知所之日將夕南風乍至督舟人舉
帆引櫓夜二更僅得入鼉礬島前洋舟人力疲手挸
困臥不能起上舡已在這裏鼎足下猫
二十四日壬申毒霧自夜徹朝四塞篷窗透濕衣被蒸
泄肢體萎薾終日伏枕檣頭逆風且不止故留泊夕薫
沐祈風其辭曰海行須舟舟必以風隨向各便或西或

東来者之得去人所送衆皆可挽日亦不足故神陰騭
善因天時此留使迓至相護持扃凡自愴君子克明顧
念舊臣竣事帝京旋艫理楫故國旼津五日鼉磯僅脫
珠門樹羽飛候惟兇若坤帆檣如織神豈偏哉我思旼履
人亦求來青君恪職震巽方開曰某曰某利涉孔皆理
宜固洊其次吾儕神嚴鑑于謀及白帝亟賜祥飈協成
順勢則張雲帆載叩輕枻御氣憑虛任意爲計千里淪
溟一棹可濟苟獲於此何德如之敬共牲幣敢請行期
二十五日癸酉晴朝便風自西來督舟人擧碇掛席
使通告于上舡累呼不應縮收猫索怪甚發去求辛

風力輒息上二舡引檣走入皇城島獨我船落後洄沿之際南風漸起船徙頓挫欲止不得因透入鐵山嘴前洋南風忽止進退無據於是督舟人引櫓則駭汗如流勞火生吻困莫能運動不得已欲下猫約繩以數百餘把繫石垂之終不可測收猫弛艫聽其所之窮溟環混莫曉攸向四顧無一點島嶼而蛟鰐鯨鰐振鬣亂揚鬐吹氣作勢或狀如山岳或聲如怒豕穹窿贔屭有萬不同奔波駭浪撼地掀天舟中人環顧喪魄自分必死飲泣相對而已余怡然自遣寬譬於衆曰汝等勿怖死命也衆欷歔不能語日幾高舂海

氣蒸鬱一板之外不復識別惟聞水性相戰之聲喧
豗不止矣所可幸者猶無惡風到子夜不能就寢薰
沐齋肅祭海神其文曰伏以賤价行李浮寄海中險
而不懿事君之忠笑履波濤一心子公萍蹤蕩漾焉
徃無天白頭恒戴性命呼懸本月戊辰始自登旋三
日臻門二夜鼉磯鱉臺甌徼穿檣引故窮溟窅茫黃
帽何力進寸退尺奮飛無翼同行盡後矣獅勞從篙
眷傍撓上下涵碧蛟螭振鬣鯨鰐鼓唇境非人世誰
念孤臣魚蝦為侶鷗鳥為隣另施陰德惟望於神矧
茲顛蒙堂有老親膝下離父天屬情何眷倚門遑鶴

婆娑婆言思及此雪涕漣洏篋裡斑衣歸舞何時神
乎鑑衷丞賜便風使舟如馬送帆如鴻復命覲母則
莫大恩至誠所發寧禪禮煩敢薦菲薄姆曰不歆更
懇骨洇庶幾来歆因祭祢朴鄭三靈其文曰諸公偈
以大夫之賢者卓犖先輩粤在天啓年初使爭諫對
誦詩三百克竣王事而退惟時虜梗于遼木道始通
於滄海忠能獨賢險而何懟一葉微茫濆渤所匯豈
意䃾車之作惡臭厥載明月不歸白雲蒼梧死亦國
耳魂應有知於海隅仍使節之聯翩認三靈之護持
自公之去今七歲人人皆得以全歸所以謂之忠恩

亮造化之良能邈故國之歸津吏祗事於英靈某叨忝下价之列官以書狀爲名既蒙冥祐準勅帝京一年芳草千里行雲懷親局極戀闕徒勤想龍顏兮夏晨夢鶴髮兮倚門飛不可以奮翼冒象符於華舟襲神明之德此諶協誠於陽侯忠信一心豈間死生而異同鞭蛟鰐而帖伏借西來之便風即布帆無恙歸兮寔賴諸公神庥幾照臨余衷歆薦饌筍祭罷謂以祭物投諸海中香火纔收旗脚忽轉將號風力漸緊急促舟人放船則篙師等以爲昏瞑如漆不知所向何方若此大風所駕誤爲暗礁所碍則必破碎淪沒

將若之何余以爲我國在東燈前按定南針順風也卽爲擧帆艇徃如箭黎明抵平島以上副舡落後下碇待之

二十六日甲戌朝霧昏翳海氣濕蒸腥臊相熏洲島不可分日將午上副使二舡相繼而來鮮纜放舡齊縛擊汰潮蹴風烈迅疾如飛日晡時到長山島留泊

二十七日乙亥晴朝三舡共向石城島行纔十里許海氣怒蒸霧四塞鼓角之內僅分人顏色仍與上舡相失獨與副舡到石城島後洋逢風送潮進不得寸遂留猶夜半雨下如注雷電相隨魚龍助勢氣像

可愕舟人恐惡風且作移棹近島停泊吹角懸燈令
副舡相識而來於是二舡舉火相應極力引櫓質明
入內港同泊
二十八日丙子晴逆風猶吹留石城島與副使會議
上舡相失之故副使亦以爲樵汲之故尚留長山島候
風耳港口有唐舡一隻問之則答云太德立等貿穀
舡而曾受準價二月初二日自登發舡抵此無便風
尚留
二十九日丁丑晴海霧盡消北風大起舟人於舡行
纔十餘里逆風忽作回棹還入石城內港島上有龍

玉堂致祭祈風其辭曰伏以一介行李受神之賜多
矣蘇登抵石其幾百里珠港羅織鮮我久饑皇城鐵
嘴濟我瀕死半夜祥颷飽帆而至跂予故國前洋漸
遥較諸來路杭可一葦感佩無涯情意何似伏乞神
明再斯顧視德要二三惠克終始更借順便於我舟
子得隴望蜀神無乃鄙非不知足固當然理地本區
別寧久於此爲能者力不過毅暑神庥幾阨余望不
已倘乘長風吾行也咫周覽島上有十餘家島諸夷
面皆遼廣通民穿匡穴居無以爲食飢困之狀不忍
看時候潮退採螺蛤充腸而已鵠形鳥顔繞舡來乞

於是除出剩米六石賙給其中有一假撻自言三月初六日新從虜中來頭髮盡託公然一真撻也因言虜中事甚悉近者魚皮撻子有衆五六萬居極北深處方構釁於奴酋一與交戰奴酋大敗故今又再舉不遑於他而曩日投順之徒李永芳以詐計雖擒得張盤盤虜兵中死亡其半且殺其子故虜勢頗屈弱云因問張盤存沒則奴酋喜得大將即解縛禮貌待以李永芳佟養性之間云上使舡猶不來

四月初一日戊寅晴曉頭長風借便海波請晏自石城島放舡直向獐島帆影如鴻遠入洋中一點島嶼頃如

乎浦綠繡問篙師則風自海底來者波蕩不平風自
地面來者波伏不興云日未午到恭島望見卓牛島
故國接界舟人擧手指點可知爲某州某縣之地列
立群山繚繞句連不可一一盡記而郭山淩漢山宣
川木美島鐵山龍骨山最著於前蒼翠高聳齊呈喜
色薄暮過椴島轉入宣川堂後港口留泊待上使舡
來是夜具香幣祭大海諸神而謝之其辭曰惟登之
東我鮮之西耳其間相距不知其幾千萬里巨浸茫
洋粘天無壁兮蛟螭鯨鰐贔屭作勢於波濤裏舟行
於此者徃徃而破碎淪沒兮十常八九聽之者凋瘁

顔泣之者堪白首苟非神明之所扶焉得利涉於碣
来自去秋迄今春兮百口免於羅災矧職之生還故
國復見老母兮益感佩於衷曲神之功德大海酌而
難名兮奚有羞菲薄顧于誠不于物兮神庶幾來歆假
祭罷徹饌饗舟人仍以祭器及一行所餘粮饌凌數
分給
初二日己卯晴早朝上使船入撥島港口辰正諸船
一時到宣沙浦萬死餘生重踏故國地斯亦幸耳聞
搜撿御史時無聲息許多人口奈何久留浦中撥前
例下陸發送回泊狀啓郭山郡守朴惟健來候言職

遏彈之由蓋以來時挾帶沉濫軍官隨處作弊云前

秋九月日獻納金時讓所題也及聞被評則已無察

任之事不可留費官供故並鞍早雇馬經歸

初三日庚辰晴發行宿定州衙舍故使丁好恕請與

相見之

初四日辛巳晴聞家僮牽馬自洛下來留定姑待之

上使子李光源亨源來過午後未叱下來到始審渾

舍無恙

初五日壬午晴發到嘉山同年金成鐵來訪主守陳

誠一亦會

初六日癸未大雨留行與金成鉞終日叙語

初七日甲申晴發向安州尹堉自雲山來候府使李時英亦來過病達夜苦痛

初八日乙酉晴朝與尹堉相別行到肅川中火將向順安府使安憂亂款遇留之甚懇仍館于東軒疾未愈不得已留宿調病陽德宰李應元來訪

初九日丙戌晴早朝發行中火順安邑令洪稙三和縣令俞大逸偕來候午後到平壤館于私舍方伯李尚吉庶尹李敏樹判官權是中都事權准兼祭訪李尚馥皆來會

初十日丁亥晴中火中和府府使柳大華來見午後
發行宿黃州南門外判官李滋來觴我而敎使時未
赴任云
十一日戊子晴宿鳳山郡守金浚來酒之
十二日己丑朝小雨主守金浚且來欲酒餞以行拒
簿言酬之發行中火釼水站文化縣監慶信後殷栗
縣監申景祐皆來宿瑞興府使安暘過我極亭還可
恠也邀任獻之叙語
十三日庚寅晴中火葱秀山信川郡守尹侊觴我宿
平山新溪縣監李以省來訪谷山郡守朴霽待我甚

厚未知何故也

十四日辛卯晴中火金郊路遇雨僅得達開城府館于南門外梁龍家飢甚都事趙景禛自衙内致食療之因来訪留守閔聖徵遣小吏来候

十五日壬辰雨甚不得行上使子前安峽縣監李昌源来訪夕經歷趙逸虎来見慰之

十六日癸巳晴凌晨到長湍朝食府使韓璟来候中火坡州酒幕牧使朴景業来見叙話良久上使猶子前縣監李弘源亦来會路遇漣川宰黄㵛班剃而語路遇參奉尹仲讓揖鞭而罷夕抵碧蹄館宿高陽倅

架

十七日甲午晴食後到延曙永君偕許僉使兄弟及許崙来見夕皆還崙獨留家兒雋英斗英俱来

十八日乙未晴食後許崙入城洪壽一来尹舍章致書慰之

十九日丙申晴午尹仲初父子来慰仍言廷論以一行負役㢡後有簡通之奇去金晦卿致書慰之午後仲初父子旋歸仁必獨留

二十日丁酉晴午仲初来通兩司俱發論請拿鞫使臣某等首通事袁廷老梟示 上不允

二十一日戊戌晴終日與仁必閑話薄晩卜持示兩
司啓辭及 聖批金驤卿致書慰之
二十二日己亥晴金自琢致書候之
二十三日庚子晴趙日章來訪臺評又與 聖批曰
旣已推考觀其緘辭處之云
二十四日辛丑晴李汝華閔子銛來訪李弘源亦致
書慰之子銛因留宿
二十五日壬寅晴朝子銛還去上使軍官金汝鍾來
言上使之至會于弘濟院橋邊罷酒後入寓寒泉洞
李禧家日亭午拿命乃下就義禁府原情日暮不得

入啓

二十六日癸卯晴原情判付內除刑推削職放送歸拜母親于明禮坊家

二十七日甲辰晴權義叔自醴泉來傳李妹李內訃音

二十八日乙巳晴以服制在家

二十九日丙午晴以服制在家

三十日丁未晴曉成服午後謁月沙因往哭鄭知事允遂

五月十八日獻納權濤力言曰奏請使一行留置員

役于北京一月情甚分明而反以救罔罪當削奪官
爵門外黜送於是多官論 啓 上即允削奪
二十三日 啓不允黜送權濤之已甚論 啓盖權
啓之謀陷故也同日府 啓又發請拿鞫羅夢賚李
訪
二十四日兩司合啓 上傳教承政院使臣到泊日
子及落後負役到泊日子并查 啓李道章來訪
二十五日政院查啓 聖批答兩司日爾等之論奏
請一行留負役于北京至於一月之久去而使行以
四月初二日回泊負役以四月十一日回泊則其間

日子無多而自北京至登州二千里自登州到本國
水路不知其幾千里若果留一月則落後僅七八日
莫暇及之爾等所論或者不的寧更爲詳査陳 啓
於是兩司不得已停 啓
六月初一日李汝着來訪
初三日 詔使入城 上親迎勅于慕華館迎恩門
初四日沈習之來訪
初八日諫院復以黜送事論罷一行盖錄譯官姜進
元失銀於涿州時事矣大諫尹暄主論劾之 聖批
以推考

十二日詔使回還一行論 啓始傳天司諫尹暄且
以叅請使一行方物無置處執言欲誣陷一行將以
遠竄論 啓多官力止之不果
二十二日以李子正家不安辟君子氷家
十月初五日 上傳敎曰李德泂等首壞邦憲以啓
後弊在法難貸旣已爲科罪矣其竭誠完事之誠將
命越海之勞亦不可不酬職牒還給叙用

航海朝天錄

天啓四年七月初秋危擿躋海尺劍觀周風浪大海
霧列雄州蕭洒行裝匹馬扁舟

射言

忌兼參請使書狀官通善郎龍驤衛副司果兼司憲

府監察臣洪霽謹 啓爲開見事件事臣跟同臣使

李德泂吳䎘前赴京師今已竣事回還一路聞見逐

日開坐爲此謹具啓 聞 啓以 令諱

航海朝天錄

天啓四年十月初扶危檣跨
溟天爲觀國風涉大海務刋
雄州 萬湔り農叟馬鼎舟

航海錄卷之二

花浦西征錄

丙子十二月十一日辛巳义州府尹林慶業急報奴兵來屯九連城烟塵漲天有越江之勢云矣

十二日壬午賊已入安州平安監兵使馳報連續入來朝野洶洶無復防備之計也

十三日癸未邊聲日緊賊報益急 大駕將出幸之議是日 體府揀我首從平壤庶尹 除授促行

十四日甲申肅謝聞賊兵已薄弘濟橋 東殿先往南漢城 大駕繼出都中士女奔渡騰音係路立相蹙迫人不得行 大駕將向江都駐南門上命將

壬麾軍出聲和議尙在往復之際賊將馬夫大縱騎蹴之 上從駕疾馳僅得脫水口門渡漢江暮入南漢城賊追圍之夕我亦將母挈妻子往蠶頭從兄家從兄妻獨坐罔知所爲不忍棄去夜半同載渡仙游峯上灘曉頭到鐵串橋是日北風如刀寒雪交下路上多有凍死者發兒自前在家時已患瘡疹矣觸風犯雪幾絕而甦艱難扶護僅得入金浦縣老親以下凍餒寒戰噤不得語郡守李溟接濟甚至極感極感十五日乙酉路遇趙司諫日章自抱川勤王向江都說 太駕在南漢則日章旋焉而去發兒病甚艱得

興致種生驛驛吏河素山持酒來慰老親以下一行
先往通津新村我獨將發見居停于鄰舍之西隅
十六日丙戌日晩携兒入新川則避亂之人填塞
津頭爭舟競渡莫由開路不得已退入寓舍往見德
浦僉使趙𢣿通津縣監蔡忠元乞令濟之亦無如之
何矣還李行進于渡口則去以檢察使從事官方在
此矣

十七日丁亥船人實龍自金浦[illegible]因而來去問其船
隻于廠子南山則都事睦行善已載家屬最往越邊
尚未還矣苦待而已前承旨俞省曾春川府使金光

煥前持平俞榥前判官愼得義前察訪閔聖任前察訪李慶胤俱在此亦不得渡矣

十八日戊子賓龍自金浦至持酒來唁議其渡津之事則其船猶且不還東手而坐逢崔聖止令公則言其奔潛時奉其母夫人今始還去

十九日己丑午後賓龍船始來載一行乘夜向德浦而馬不得同載之故吾獨落後仍留于李於屯家夜與於屯子植男謀給木二疋貰船號頭乘潮下泊德浦挈家屬入往摩尼山興旺里

二十日庚寅治任亭留興旺里鄭吳卿閔希尹來見

孩兒達夜苦痛

二十一日辛卯發行金澤遠李士豪要於路持酒送別酒盡歡罷從德揃遇趙正景禎于館從仍往廣成津遇睦行之李士宣欲渡去將由山郡間路赴任所衆皆以爲自高桐渡海越延安由海徼而渡長連大津無不吉利故旋宿于佛源申汝淸家夜與汝靖吳卿同話

二十二日壬辰許來川侑來訪食後入江華府內謁尹相肪于分司檢察使金慶徵副使李敏求承旨韓興一禮曹參判呂爾徵前掌令鄭百亨前正言朴宗

亭正字尹瀁俱在因告行于分司則便付傳令于都
副元帥兩西監兵使急勤兵來援護 人自南漢
懷有 旨諭來 旨有曰賊兵圍逼南漢今已六日君
臣上下寄在孤城危若一髮外援不至通諭路絶卿
等將此岌岌之意自其處急速傳諭都副元帥及諸
道監兵使處使之星火赴援前後合擊期於勦戎以
救君父之急且本府防備諸事亦別檢飭津頭渡涉
切禁雜人俾無一分疎虞之患募得死士某條回報
事本月十九日酉時草下 分付傳令都副元帥
以下國事至此孤城危急人臣分義食息不可緩已

其檄文一再次飛傳而西握兵之臣尙未聞一人入衛者未知貴道作何擧措賊兵深入 大駕播越之後猶欲各守城池以爲自全之計萬分無據率勵精勇星馳赴難以救君父之急此賊元數不多且甚疲殘而惟我國軍兵未及聚會得以衝突至此蕩一奮鼓直進則此賊必有潰散之勢此則不待明者而知一向退縮與其死於國法無寧殲賊而不必死者孝前日檄文已爲詳及各別惕念毋容尺刻淹留者云分司分付畢受後踐去宿于府西寺洞校儒李潤白出身李潤善家馮思寄家書

二十三日癸巳曉發往寅石津開城留守韓仁及檢
察從事朴宗阜已在津頭矣同渡宿于喬桐北津漁
家前參奉朴璟詩酒來唁避亂士人進士趙靖前縣
監許珽李夢亮李瓊林來見寄家書于瓊林傳之
二十四日甲午朴從事子厚自喬桐馳來同渡最義
津入延安府使金可久已入長壽山城本府城中一
空府吏金哲承發金得男來見求得一杯酒却寒與
子厚連枕而假寐
二十五日乙未晨與子厚偕行將往長壽山城見黃
海巡相欲傳分司傳令甫出城西門則走回入自長

壽桒言賊兵昨日已陷安岳時在青城隅適滿一路
縱兵鹵掠云予厚將此緣由馳報分司旋入府中吾
行則不可停止因寄傳令三度于子厚送報元帥府
黃海監兵使而因馳到青端驛延豫村舍還主人中
宗玄出身申宗俊持酒來饋秣馬後疾馳入海州城
中城中無一人現存立馬盤桓之際州吏吳太立來
問行李聞知賊兵自安岳大掠而東意出西門寄于
正兵崔尚一家尚一方齎粮往首陽山城乞留半夜
暫憩南部洞尹參議煌家奴永男亦在此中自言欲
初韓亨下錄今被兵不得上去云

二十六日丙申晨欲發行不知賊兵所在指向無計部分一行下人使朴德成全天立等號尉嚴三人先爲斥候期以十里相遞而仍使其餘下輩尾來殿之時或疾行時或徐行晡時飢乏之馳入自賢洞老兵李忠家徵飯日已曛黑不得已留行夜與李忠打話則爲言青坡中僉知成立農庄在一洞中其婿林德成曾爲看護今以海州將官往守山城云

二十七日丁酉侵晨起程依前部分下人趁信川秣馬轉入文化仰岩里所獨家家有老嫗泣且言厥子所獨方在正方山城帥府管下死生不知撫膺痛哭

叉還稱究至情所激如舊相識益覺老親別我心懷
無異此嘔回飲泣不能語
二十八日戊戌晨踰九月山石寺峴入長連盤巖村
前副正朴增茂家增茂之子文顯文星文翼文榮文
星等來見饋酒食仍言厥父時在正方云使號尉二
人往見馬治大津則來報氷澌撐塞船皆淺閣决難
利涉之計云本縣代將張翰伯來見遺米斗若干貿
行京中倉洞金孝男來見仍言將入江華憑寄家書
二十九日己亥自長連還由來路歷過安岳路過寧
兵或具甲冑或持弓矢布路而來臆問其故則答云

賊日元帥斎正方由山谷向京一時潰散矣偕李一示
先撫養不得其死力雖是司命者之罪而民情夫可
見也三百年 祖宗遺澤其已盡耶極可痛心行到
安岳郡西李尾川村遇隸人洪興一即京中士族也
乃許有秩之妹夫和逢各道苦懷仍言方欲前進乎
擾之之意洪生驚曰賊氣方張彌滿山野觸處見鋒無
隙可乘而公以單騎欲投餓虎之口何功之有公私
無益爲今之計莫如避賊小退萬全爲行矣此距壯
三十里許有漏奴津界限龍當待氷漸稍解越去綠
海直赴平壤甚當云期以犯夜同去里中有尹宗之

奴鋤龍来問厥主之避兵形止仍持酒肉来饋夜半
與洪一之并害入漏奴津頭依管餉船人億春家億
春子億福自正方已逸飯矣竟日獨坐揮淚苦戀
行在而臨危授命之後賊兵交横道路遮絶不得及
期赴任勢雖使然而 君父陷在圍中人臣分義不
可一刻安坐但平壤介在賊路初頭已為空城設令
走入已不可為矣得一律詩見文集是日漏奴津頭倚馬
草報云云庶尹於本月十三日政除授本職賊報益
急乙仍于翌曉肅謝儀傾賊已薄城下為守等以
大駕蒼黄出宫都中崩潰庶尹艱得脫門將毋避兵

移置僻處賊已遍滿一路不獲已趍入江都仍授分
司分付星火走官為乎矣兩西道路人烟斷絶兒鋒
搆扇穿山跨海出入賊中十生九死徑投海畔下自
長連白馬津上至安岳青龍浦三日三夜渴心經營
氷澌撑塞舟楫淺閣勢甚狼狽百計無策為在果分
司所授傳令三度謄書有 旨一度旣為先使伶俐
下人驍尉崔甘同尹末成李林等間道懷送為遣庶
尹旣置覘賊形勢多般設策乘夜潜行計料為臥乎事

上巡相書

兩聖方在南漢圍中賊勢日熾外援不至孤危已甚

因極奈何呼天痛哭而已漢受 命於此時為賊所
擱不卽赴任其為憂悶如何如何都在草報中不宣
三十日庚子招舟人億春謀渡前津則潮踤氷澌蔽
江如山無可奈何夕與洪生上山頂候望賊火處處
焚蕩光焰漲天指點可知為江西三縣中和黃州鳳
山瑞興平山淺西列邑慘不忍見心膽輪囷無以為
懷寓吟一律 詩見文集 洪一之妹夫南達源字遠伯來見
慰勉仍與同宿
大明崇禎十年歲次丁丑正月大初一日辛丑偵探
人朴德成自鳳山歸言賊遍滿山野鹵掠人民牛馬

殺害殆盡云吾行突無前進之勢津渡越邊龍嵎鎮
島突石村民為賊所逐赴死水中者甚衆或登水巖
随潮上下疾聲哀呼無路援溺慘慘而已與洪一之
南遠伯終日目擊徒相心折仍到夜分不寐寓吟一
律詩見文集

初二日壬寅欲為跋去早食後迁舍東村洪一之璉
来懇留彷徨徊之間多人自鶴峴疾馳急言寇兵且
至與洪一之走入漏奴津頭完城農舍奴李福男来
見我曰獻租廿八斗濟我粮之洪一之婢子彥玉平
壤人也自言曾住大同門外来饋酒饌一之母夫人

避兵入處江邊巖穴婢成春為落石所傷頭顱破裂
將死教以俗方救療一之遇我甚厚奴僕等無不致
款其中彥松正同智積并金等愈益謹焉
初三日癸卯晨坐下人來報賊兵且逼偕洪一之南
遠伯走入巖穴穴在漏奴津西南岸僅通一條路行
可四五里許穴表裡頗寬平可容數百人三面斷絕
插天一面帶河巖一角走入波心潮上人不得通潮
下則一人僅緣巖角攀躋艱透一里中依此仰活矣
初四日甲辰聞寇退後疾作出次村舍終日苦痛久
韓僉知振洪來見自言故武弁堂上韓潔側產京甲

新門外居韓㵢須乃其嫡夫氏都事任齊之叅奉金
欽俱是嫡姊夫云洪一之告往東村
初五日乙巳發行過辞洪一之一之憫我輕投賊所
苦留仍招青龍浦船人戍應春問其可涉之由則應
春亦以為難因以不可久留之意擴義陳説一之勝
然呼奴令備粮饌定於戳早發行
初六日丙午鷄鳴發程直渡截寧近津飢乏欲為中
火村落盡投無𢠐寄寓彷徨間有一人自何方來為
言朴曾直舍音奴希孫也仍問厥上典安否僅得做
飯療飢後渡栗串津疾驅入鳳山二西面說伊串日

已久矣村人避賊入山纔下爲食見我驚惶散走使下人傳言赴任西關之事人民復聚做飯後乘夜疾馳行到棘城賊縱火火光連空一行驚怖欲散去於是勒馬不動開諭萬端人心稍定遂整隊而行旋穎賊火燎明得辨路歧而去轉至黃州三田作夜黑如漆咫尺不辨飢乏又甚聞犬吠尋入一村舍舍前僵屍相枕投空家得一小豕爲白粥療飢達夜直走龍崗大羨峰天始明矣終日經營江水漲漸西北風又大作終不得渡遂入江邊村舍暫且憩即發行到黃州兗山山上有數百餘人見我一行提戟持滿擧炮

爭欲射之急言行[illegible]衆皆驚謝因慰勉仍言黃州出
身趙完璧募集帥府遊軍及鄉兵以備盜矣
初七日丁未自伐叢山趨邑耳山叟舟渡蛤島下流
始達平壤寶山城江西縣令李大純已在城中城守
器械稍完矣城中將官前司果權渙為中營將出身
康元淑為左營將出身鄭順男為右營將而避亂士
夫則前正洪乃範前察訪康文翼前縣令李德輔前
縣監金峻德前奉事玄進善崇仁監鮮于震前參奉
楊懿直鮮于浹新及第楊漸亨楊景億進士洪僎肄
校兵一百五十三人同在城中而其餘則變初各自

潰散守堞者僅數百餘人擧皆凍餒將死爲前號訴許其斂收餘燼開門放去是夜無眠寓吟一律（詩見文集）

初八日戊申聞巡相時在慈母城馳報到任狀曰上私書謹伏問道體候若何漢於今月初七日早朝始達寶山城中十生九死纔命僅存此實天也固非人力所營爲但此城守器械萬分踈吳虛擁白徒人皆赤手 惟當周旋務得人心倘賴 聖主威靈活保數萬生靈則畢職之責盡矣 行宮消息杳然莫知如有所聞一一下示不宣某頓首再拜

巡相答書

得叔主於此時何幸何幸續承手札仍審得達寶山
仰慰仰慰連聞吉報而不敢安坐城中與兵使領兵
前進軍官將士盡為領往此城亦似虛踈故不副所
示餘在公事中伏惟下照謹荅上狀

與慈山縣監李仁健書

二聖蒙塵國事至此痛哭何言李生九死始到任所
莫非 聖主威靈所及不然安能得脫豺虎叢裏驚
魂悸魄尚未寧靜自怜自怜本府以空官變初板蕩
尤甚至於文簿間所用筆墨亦乏之如有所儲分惠是
懇

行在消息杳杳鬱悶罔極如有所聞亦及爲妙不宣

慈山答書

國事至此夫復何言頃聞尊行間關跋涉伏以爲慮

不料今日伏承下書不勝感泣之至仁健奉使道僅

守此城而巡使令曰分司傳令令方出城此後凡事

漸至蹉跎罔極罔極昨聞京報留都大將與畿伯率

都民擊逐在城之賊又發精炮誘引賊衆斬殺五十

餘騎而三南之兵與北軍幾盡來會去使賊隻輪不

返指日可期多幸多幸敎來青筆二柄黃筆一柄送

上而墨則盡用無餘奈何縷縷心事擾不能一一

平壤府曉諭文

日於寇深之初本府以空官衆無所統失其依敀哀我蒼生偏被兵禍至於府屬各項僕隷將官牙兵之類同是星離竄身迯方實非背公情勢固然孑遺殘命顚沛何處撫念至此慼惻曷極目今府尹來莅職事則衆可謂不爲無長其各將父母挈妻子劃卽來赴務爲完聚俾無後悔且聞帥府遞散軍兵幾盡還家去身旣犯律決難自便唯當改心易慮舍舊圖新覘賊形勢或躡後追擊夜斫營壘或折馘執俘期樹將來之績永掩已往之眚我言不誣咸聽勉旃是夜

無賑於枕上得一律 詩見文

初九日己酉巡相召還假判官姜綏姜綏以監察曾在巡相幕下爰初巡相慮其空官無統差爲假判官幹治凡事爲人剛明曉暢軍事可用人也是日早送啟慈城巡相飛報分司募送府奴台鶴于江華郎給免賤帖與江西議事後獨坐心懷不平到夜半不得眠東望 行宮搆一律 詩見文

初十日庚戌龜城府使黃徽後奴子自樂山來曾聞防禦使李浚同在此城意謂其婿尹墢已隨副帥行到德川遇賊爲流矢所中僅得逃身云因寄書于尹

堧西兼逢人則輒問君消息今始聞得中路被兵而傷驚愕罔涯爲候節令調諧若何惟冀萬分珍攝京中則上年十二月十四日賊兵已傳城下 兩宮僅入南漢城內外士女奔潰兄姊家屬同時走避津享月二十日由德浦入江華俱無恙安頓更勿以此爲憂生臨危授命授身賊中十生九死一縷餘命僅存今月初七日始達寶山城矣自餘多少心擾不申因搆一律寫懷詩見文集

十一日辛亥聞巡相與兵使領兵自慈母城發向 行在所馳書以候曰辱書來僅審得不日勤兵而東勤

王忠憤凜凜堂堂有若早職之驚焉勞尚且徼仰增氣何況烈丈夫好男兒孰不歆豔其餘勇只自撫心按膽瞻仰而已勞念漢以腐朽豎儒得寄孤懸所倚恃者惟相公之節度而一朝至此奈何奈何且相公比抵

行在聖明必不令相公更入西關危不勝缺然寶山城事業已與江西縣令相議完聚賊雖衝突之以戰守而倚賴 聖主威靈則可保數萬蒼生准擬是勉焉但氷泮之後竊以孔耿兩賊爲患矣舊日部曲依令付不敢強留一一督發起去只祝師行獲吉急期勦寇以鮮南漢之圍提革蒞然泣血潦草不宣

早食後與江西出北門樹木柵董役師府遠軍徐應
男執假撻一人来獻曰使應男押送于巡相行營
十二日壬子送軍官于境上募集師府逸散之軍北
柵木成偕江西董役是夜到曉不寐講一律遣懷詩之
見集

十三日癸丑送偵探于平山等地北柵未成病不能
躬往使營將廉元淑董役洪一之自安岳送一力致
書問我行事其書曰伏問賊藪中行李如何別後懷
抱之思不如不相見也況聞賊兵無數上來欲知尊
駕無事得達與否爲此伻人與一縮在海角如龍贅如

聲京中吉報追然不知而更無避去之地只待死亡
而已此後重逢何可必也云答洪一之言謹承衆言
豈直為私感審侍慈闈尚得安保傾慰十分謹罔晝
夜煎衍令到寶山城中此寶天也詎容多言前在衰遞
已極恤教繼以馳書探問吉凶惟哀義氣求古亦稀
銘佩之牢只有寸心而已以穡兩元適有鬻者販送
幸一奉大夫人餘懷縷縷此目滿一律詩見之集
十四日甲寅以巡相令付送趙緯等從慈城都事田
關自慈城致書伏問數日來政體何如伏慕不已小
民初十日馳到慈城則使道已領騎步二千出南門

趂行追及江東界拜謁翌朝兵使亦領三千來會適
有持狀 啓回報人自 行在所來言曰南漢城中
兵粮俱足三南將士皆來會近處而留都大將擊逐
城中賊入保白岳賊衆屯聚南漢城下為虜軍所殺
斬級已至三千餘云矣副帥見敗後剃髮於价川見
殺於成川云
十五日乙卯鷄初鳴遙拜 行宮懷抱甚惡寓吟一
律詩見觀朝江西致書言前縣令李德輔去夜脫身潛
逃云憲城中搖動衆皆潰散即送裨將盧呂男縛致
數罪貫耳徇衆決棍五十

十六日丙辰早朝召儒生等五十餘人使諭聖廟崇
仁殿檀君殿祭器比揠未成送康元淑董役
十七日丁巳偵探人李祥還自鳳山言賊兵屢敗遁
南漢城下早晩退歸各於江灘要害處把截埋伏事
持音　音一人下來去
十八日戊午巡相去後南漢消息益無所憑閒日夜
憂悶使軍官李泰達率驍尉一人追逐稍付踵去探來
仍擧李德輔祀偉事馳報今與寶山一城其小如斗
防備諸具亦多缺漏公私掃地赤立由是人無固志
僅度朝暮不敎之民乍集乍散孫爭等以百端撫綏

艱以完聚爲如乎前縣令李德輔以本冠土兵率領國見不有軍令偶自脫身乘夜潛逃真情愈益發亂轉相荷擔而立數萬生靈將至崩潰莫收爲在同李德輔罪狀既犯軍律法當可斬乙仍于狼尋待致責耳徇衆姑貸其死爲先決棍五十度爲卧乎事

上巡相書

前於申緝等啟謹奉一書想已下照奈不審師行今抵何處聞寇賊兵多在山郡列邑去數千懸軍十分可虞幸毋輕捋虎口終始獲吉如何果職僅收餘燼廢事板蕩竭心經營頓無下手處百憂惱奈何一自[illegible]

相行去九千節度猷為亦無所申稟左不勝欝悶贅悶白面兩書生徒相激厲務結人心而已李德輔事極可痛惡都在報狀中此不復擧今送差人専為南漢消息相公行李兩徃伏望一一下示膀敌疑慮道路耳目互相舛錯難真故為此仰陳情蓋辭蹙謹拜草𢢽不宣夕都事書自慈城来今月十二日謹奉一書仰候動靜兩恐未及建即者伏承俯来下問仰審政體萬安伏喜伏慰十四日見使道在三登傳令則自 行在所出兵撃賊禽一大將斬一大將斬級甚多帥府在兔山䓁遇孔耿兩賊大戰殺獲亦多新谷

之間官軍乘勝前進想是巡相所送張別將兵矣喜
寧嘉寧山郡避兵士民無一家得全成川劍髮盡遠
見殺而李進全家福沒云矣慈山倅書報亦同前後
吉報如出一口歡抃何極是夜戰船將李仁龍自大
同江下來言平壤人金孝信當初被擄上京今月十
三日夜脫還賊屢敗之後退屯于鞍峴方且乞和且
云賊中大將三人以船交帳爲幙常同寢處時夜與
數人出觀乾象頗是諳曆相對尋遣去意必漢人能
入者曉解天文爲卜其吉凶而然也孝信本以毛衣匠
常在賊陣中補綻諸賊破衣須臾不離見知其形勢

賊已太半摧沮弓矢幾盡欲用我矢則矢口窄小不
適賊絃交筋東口引滿輙裂無復可爲南兵使徐佑
申以馬兵裏戎大破去孝信之言似實其言如何江
西縣令送二生魚感賦一律 詩見文集
十九日己未北柵始成走回人金孝信又言今十九
日將擧大兵勦滅餘冦去雲陰相薄殺氣漫天主客
勝負難知徒自憂慮而已倚閣東望因撰一律 詩見文集
二十日庚申北柵畢役鑿造炮穴因樹大炮數十餘
穴慈山倅送白蜜救藥用感賦一律 詩見文集
二十一日辛酉日聞　王師屢捷賊勢已摧道路行

言前後相符勦滅無遺訴曰吾待猶恐後兵且至事
尚不虞於是送偵探于清北回遣書防禦使李浚于
安州其略曰數日來京中吉報路上走回人等傳言
并一一相符喜幸何極猶恐後寇且至事出不虞為
教一得之愚伏望閣下與列城諸藩謹作候多間牒
蹈前轍更以賊遺　君父如何想想轅門方略料敵如
神保無此憂而如是云云者亦書生之過慮也汝安
傷瘡今復何以并此佃候不宣是夕龍山縣令邊大
中來過持贈李次聖書曰國事至此罔極罔極興時
此官何榮之有實是吾輩之所恥也忠貫日月言凛

霜雪而反纒黑綏作此關外之行私歎奈何生於去
臘初旬往于李承宣叔處中途遇賊使身徒步艱入
牛山之城所率兩奴被擄時不知死生悵望家山杳
無歸期衣不掛體口無糊貧將未免牛山之鬼痛哭
而已如有綈袍未可救范叔之一寒耶此身存後無
緣傳報于江都此時一問之當千金如或目便有寄
否京報亦望下示俄頃越邊中和地邑耳山士女奔
遑爭投巖穴急引輕快船問之則賊兵自黃鳳之間
馳突云卽令吹角戒嚴中防禦具到夜深益甚心神
煩惱倚枕假寐回起曉往賊得一律詩錄觀

二十二日壬戌官人台鶴自江都帯家僮伐作金還
来彼此消息始通渾舍皆好保私喜可掬而第南漢
圍尚未解 御供一事亦至分譜 聖上食前惟泥
水一斤凍醬數箸云聞来不覺隕涙矣自城中屢出
兵接戰吉凶相半而諸道勤 王兵皆已来會時未
交鋒 朝廷曰賊請和和議方張自上牢拒不聽曰
此寇無故動兵使我百萬生靈盡為魚肉已極憯痛
豈忍與更為和好乎並廷議數同早晩和必成矣韓振
南南兄在長連送書已得見之今又承訊始知無事
得還慰甚 國事一向危急援兵四集吉凶相半無

計解圍只恃蒼蒼耳又聞副師敗衄云天也奈何兄之一家時無所言如有之何敢不圖紛擾不申長子晬元書中備盡京中消息大槩纖串僉使 自願出戰而死南陽府使尹棨為賊所執不屈而死白川倅洪景淳亦被執死生莫知云完豊君瑞聞蓬萊相鄭昌衍俱已病卒于 行在所矣自得家信之後心神稍定為賊一律自慰詩見敍錄是夕賊自中和直渡大同江入平壤城中急呼將官分付軍兵待變曰令舟師接濟避亂士民達曉奔忙爭舟多有溺者二十三日癸亥曉頭賊縱兵大掠五十餘騎先犯北

柵使精鋭放炮鼓噪而出賊退去可恨者自徒無甲不得脫柵而追擊坐觀逋寇暴日治兵繕器終歸何處 國家之分置列師頒養士卒皆是虛糜矣

二十四日甲子往中營與江西大閱觀兵左右守堞者合一千二百十二人將兵精鋭五百餘人城中人口亦且數萬人多賈男皆願一戰而但無甲之士不可使徒死故不從 平壤有鮮于生者名浹字仲潤是爲箕子後也 箕子始封於朝鮮而子孫有食采於于故合而因氏焉生頗明易又通天文數與語於聖賢書亦多尋繹曉析 儒雅可尚余從職西來

有不釋甚冠憂使之卜吉凶輒驗大異之遂賦一律
以贈詩見文集送偵探于本府及黃鳳等地走回人自府
中來言賊已發向安州云
二十五日乙丑旗牌官宋仁鳳自安州偵探而還因
致防禦使李浚書曰即奉尊書憑審尊體有相伏慰
且謝 國事艱危至此痛哭之外夫復何言浚請報
巡使願爲出征而非但不許旋令移守安城故十三
日來此京報漠然無聞只自痛泣度日而已所教事
何忽非見義州軍官持來文書則有日限通遠堡偵
探則守堡老弱胡若干名外絶無後軍云想必設數

出來本穴空虛矣汝安一到鐵甕惑於妖物渫而忌歸言之奈何去臘初十日警急之後立馬勸送則潛駄妖物留連香山底四五日十六日始向德川賊隨至故死生莫知今因義州人自孟山還者去路逢家奴同汝安行者則為言中路遇賊艱以得生焉乞子此之凍不得還鐵甕去汝安之不得好行可知痛泣而已更以詳細聞見事送入于孟山耳安息生入江都去年幸而汝安若不吉則莫如繼死之為愈也心神煩亂謹此令見李浚書則尹滇死生亦難知矣不勝痛歎遂賊一律 詩見文集

二十六日丙寅舟人爭相抱牒而來言管餉使裨將曺弘業憑藉威勢盡奪漁商舟楫十餘隻水業資生之人無以糊口勢將飢死乞令推移充載除出若干船以濟貧民云開諭此意于弘業則終不肎聽痛甚痛甚弘業於夏初將管餉物貨裝載三艇下泊于賢貝山城底棄民艇十艘分載取贏潛與市井輩同謀受價仍帶挾艇并十五隻惟利所在至死爲限民究朋興不得已以江西有管餉從事之名故使衆民從請曰以一律挑之詩見文集

二十七日丁卯欲候次壻于牛山將以明早發送妾

折衝甑山縣令邊大中與裨將又來候次聖書至因以
前書送之曰前書所敎令人酸骨卽何旅泊徒增意
意生於去臘旬三日除授此職翌早賊已薄城下
大駕出宮都中崩潰其夕蒼黃將母十九日始達江
華渡頭逢尊岳君認得尊在此矣生安頓老親後卽
由寅石津越喬桐敢義渡投海徼出賊中幾死者數
矣艱危萬狀詎容一口正月初七日蒞事寶山城此
實天也固非人力所能為殊未知此行其誰使之寇
已充斥之後驅迫而來單騎虎穴笑覆免鋒天乃眷
顧獲全軀命皆是 聖主威靈所及不然何以得此

統營後益人轉問尊消息則無人識者最後有一金
自言稱尊爲丈人行也云尊時在牛山欲送人與
致則臣說其不可捨來之勢故還停耳聞外相知人
有幾必無如我者未可脫然而來終始同死生耶衣
糧若干奉助萬一惟在領得故人情而已京報近來
援兵四集言𠮷相半南漢圍尚未解云罔極罔極江
都消息欲通成送無妨感從本家書傳之心擾不申
更將饑累寫賦一律詩文覸
二十八日戊辰門孽洪景天字振邦來台浴爲言厥
兄起邦曾隨朴會圍陷于賊中不歸故訪問吉凶云

仍說某當初邑 駕入南漢今月初十日云更有 旨往江都本月二十二日自江都出來則賊報如前而路逢朴曾奴論鶴則云朴曾時在賊中不得脫身與左營將康元淑點閱諸色軍兵因以一律示江西縣令李一之詩見文集是夕登寶山峯寅餞納日東望漢陽思甚悄然又記之詩見文集

二十九日己巳困憊晏起李一之送一紙即慈山營吏書也曰巡相傳令告今月十八日三南軍兵與賊大戰賊大敗退屯高陽賊將送龍馬兩胡乞和自上命斬兩胡不聽云虛實聞不覺抃躍書以識喜焉

病甚一匕食不甘於口座首金彝償盡心救療且得
華虫來爲賦一絶詩見文集是夜無眠坐久忽聞江上吹
笛彝感而賦之詩見文集
三十日庚午申緝趙斗立等來自慈城因言咸川府
使金瑭定死其妻李氏托於村民乞食云婦女羞辱
至此則不猶愈於死哉寧遠郡守姜鶴亦爲土賊所
殺云驍尉金乙福還自牛山次聖答書曰此時書問
既云感矣况此身章口資專使帶來賜語殷勤懇情出
尋常加以縷詞表尊尊意甚復再三感淚交零何幸
此生致有如此之榮耶

己丑五月日慶尚道

知禮官開刊

花浦先生西征錄終

自夫商籙告訖夷齊餓死父師
囚僕而天下後世之爲人臣子者
知不事二君之義國之將亡徇節
死義者代不乏人而不過求忠於
事爲其主而已至如大王之論

共惟帝臣吾君之君於是義之間則
列國諸臣且以事其君者事之而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五伯之興以
尊周室攘夷狄爲名然中肩之
禍慘矣問鼎詐之計凶矣千數藩邦
曾是人慷慨憤厲捍衛以邀討況可

望稍貶而數出乎冠履倒置矣彝倫斁絶矣逮夫至於七雄之世周之宗社危如綴旒而視猶弁髦以至秦為帝之說豈徒稍貶之名而諸侯固畏

家施無敢異同守高有魯
仲連先生者特立不撓忿
甚痛作書之字蹈海一言
出處將與却秦軍使一世
之人不敢復言帝秦秦兼周
之裔能守當日王〻之承者獨

此一人也自是厥後歷從
唐宋千七百年之守已國破
家相仍後與以謂陪臣之道
幾之守者什亡矣法惟哉
皇明之季金虜猖獗神
州禮樂之區亦陷腥膻之

數則生得々而又爲於我
內外無謀唯命是從時則
花浦洪先生以掌憲抗
疏斥絕至請斬使者之辭
凜々有足以破賊膽與匹國論
勇使聞之者爲從耳惧不色

堂則甚惡之及其動兵亦專文
雅得緦和者甘心朝廷詔以公
及尹公集吳公達詣畀之世稱
三郎亦以公爲首也公當平壤
往征械繫亦以拘留獄十許日
勇屢詰之不屈脅之誘之以鉅湯鑊

以尉之吾思吾字安舒吾毫毛
少撻焉張筆擬一畫視死
如歸噫公以東偏一介之秀
才抗百萬犬豕之强虜非不
知[illegible]閫之禍迫於眉睫而惟知
萬折必東之志素積于中不

慨頓身以遂不得其樹立之
卑之者但伸連而已哉然而
仲連當寰亂之時以亡至伸
大義於天下而世皆敬重身
名俱全公則生文獻之鄉以
天縱明之理於既晦而人亦頑

籍陷諸兇戕之並烈士之遇
〻時也有子不幸以殁即是
則童之乃痛惜也已沒於江者
〻陷公之夫人許氏及長子
晬元〻〻之妻李氏以並遇
勇不污以死於鄧家之並孝

子婦之必舉於一門者實
管彤之風罕有望此公化範
之所及耶而傳於公孫後幾
三十載猶近門闌湖西之鄉
已公桑梓之故里也晩又佩
符於嶺左豊基之間已公

童子之以遊安起像遺風
俛仰諫遜以善亦爲年間或
因以老逮乎者卷中足生
自少時奇偉倜儻雅嘗學
鄙之以爲不出口體骨不勝衣
可以爲中古之法郡孔子之人則儀

刑于邑器慕于心必將遠首之
其稟性然也豈乏將降大
亂必生魁傑之士使之扶植人
紀而寔亦自許以一身任三百年
綱常之責至於廢擧黜而否
悔也耶算其封爲千載祀無窮

之韜冕爲左衽之俗際先
生是賴而
神宗皇帝再造偏邦之盛
德至 恩畢竟酬報之功匪
先生伊誰歸哉嗚呼茂可謂
節亘宇宙名懸日月而永之

蔣於千萬世之後矣自古立
名之士莫不皆有文章之多
公之於文章極後選詩條思道
羅詞賦乃其所長而楷字真
跡之條蔣選諸書之存者
泰山真毛小管而清珠荊玉愈

豈俞孫則又可謂有孚哉公之
孫令知禮俾烏錫南泉集
寫尚篇將以梓廣之不傳曰
先祖文字之方鏤板乎以
吾一言以識之不佞惟曰先
生文集公弁首之序先正撰

乞跋尾之翁詞伯記之列重得美及
固已盡之矣又何容他言是之贅為知禮
者請益固翁不獲則乃曰記昔四十
年前先生行狀未及撰出不佞愼
其事迹之久而泯沒採摭傳中之
信而有徵者屬之草藁矣雩

少李相國亦於公有姻誼也
就加點竄仍請於尤齋宋
先生删潤以行於世則不佞之
於先生固已犯汰亂之譏矣亦
於卷末數行之文終始牢讓
則所謂放飯流歠問無齒決之類

其子字武毅以詩名文之孰復
吾文辭則一言一句莫不忠孝
中出來所和既已胡紛幽請
斬金使之家烈烈又授汗書已
顏杲卿怒罵祿山之忠憤又
而詎不述踏青一律動之

忠感時之懷發於言志微
切憤惋直與文信公嶺海並
獄吟嘯諸作同出正義之氣
夫朝天錄歷盡海路之艱
險彈記中朝之文物縱使
左海之人有能躬造而目擊

此則雖與吳季札觀周聽
樂之說並流於天壤而不
爲僭矣遂掩涕而謹跋焉
時屠維赤奮若之季春
下澣陽川許晛跋

花浦先生遺稿跋文